

自綠色藥局發展成為 化學製藥王國

張謙益

一位德國年輕藥師在一八五一年曾服務於柏林市威丁區克魯斯湖街一家由史麥舍爾藥師獨自經營的小藥局。當時，這位埃恩斯特·謝靈年僅三十歲，但在他的學徒時期已周遊各地，因此他看出在柏林有他發展前途的機會，爲了抓住機會他開設了藥局。在德國，綠色是表示希望，所以他將其藥局定名為“綠色藥局”。

綠色商標的選擇顯屬正確，謝靈藥師以二十年創業的黃金時間已將“綠色藥房”建立之爲“謝靈化學製藥公司”，於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改組成股份公司。百年來，這家化學製藥工廠的龐大企業已在世界各地都設有它的分公司。

一直到今天，謝靈化學製藥股份公司的總公司仍是設立在發源地柏林威丁區。目前謝靈公司的服務員工總計有一萬六千名，其中服務於海外各地區的計有七千名員工。謝靈公司於三十二個國家設有化學製藥廠。在德國境內的城鎮——如柏林、柏克曼、費西特及渥芬必特爾等——分設的謝靈化學製藥工廠所生產的產品中計有半數是向世界一百三十餘國輸出。謝靈產品年銷額已升達十億馬克之鉅。

觀察這位三十歲時尙服務於小藥房，而在六十五歲逝世時已成巨富的藥師，可發現若干重要啓示以引導進入目前超級大企業的經營途徑，那就是採用工業生產最真實可靠的化學藥品。這是謝靈的忠實要求，也是謝靈成功的主要因素。

這位曾經遊歷世界各國，見聞廣博的藥師，以其銳利的眼光發現市場空隙的存在，又如由於光力化學藥品品質的不穩定而阻礙了攝影技術的發展。因而謝靈增強了最新自然科學的學識，同時，他也建立了最精確的檢驗制度。因此使含有品質完全真實及可靠品質標準的光力化學藥品首次發展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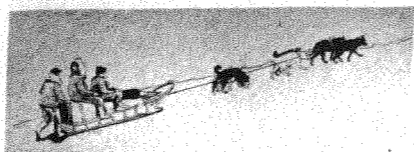
力求品質精良至今仍然是謝靈工廠的基本原則。基於該公司能一貫奉行此一原則，因此它無論在藥品生產，植物保護措施，電工技術及工業用途化學藥品等各方面的努力均能有所成就。正如自謝靈公司創建以來，公司當局即時研究與品質控制賦與極大注意。所以一九七一年的謝靈公司，在一萬六千名的員工當中，即有五分之一的人數從事研究工作。

此外尙有一項基本原則也是自謝靈公司開創以來即一直信守不渝的。這位聰明又懷有抱負的藥師即是這項原則的發明者，他排斥所有可能對大量設立分支店的爭論。他已證明這個原則的合用性。而完全給予二十世紀規模龐大的工業經營原則。謝靈公司稱此項原則爲專門性原則。

謝靈公司百年來的歷史係有意放棄大量生產的經濟原則。因此，目前謝靈公司係生產特殊而多種類的產品。其中大部份產品均合乎市場上購買的需要。所有謝靈廠的特殊產品均以本身商標推銷。

謝靈產品目錄擁有自種痘疫苗至高性能膠質製品，自硫酸至雜草去除劑，自高性能擦銅劑至船舶及橋樑保護油漆。在世界各國，謝靈公司持有的專利發明權，商標權及商品專利權將近千種。謝靈公司雖然由於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幾乎失去了所有在國外所持有的專利發明權，製造許可執照及商標權。但是目前已完全恢復舊觀。一九四五年後該公司會僅以殺蟲粉而長時期成爲唯一的響亮招牌。

〔張謙益(千里)錄自“德國之聲”廣播〕



日本採藥之歷史

難波恒雄博士

上古之採藥：在日本從何時開始採藥並沒有確定之年代，但在日本國土居住之人們似乎已經可想而知具有對藥草療法之簡單知識。

在日本允恭帝三年(西元四一四年)有一天天皇得了病，於是從新羅召來了明醫名叫金波鎮漢紀武，以漢方藥治好天皇的病，到現在仍有記錄存在，也就在此時中國古代醫學所用的漢方才首先傳入日本，同時也將漢方用藥傳入日本，其後又從百濟(韓國的一部)輸入許多醫籍和藥物。

推古帝是最留意百姓健康之君主，當時受聖德太子之進言，認爲藥草係養民之藥物必需厚予考慮，因此命令獎勵藥草之採集，在十九年(西元六一一年)率領大批之家臣在菟田野(今奈良縣)從事採藥之工作；這些所謂採藥也有人說係從事於獵鹿砍取鹿茸，其實可推測並非單純地獵取鹿茸而且還從事於藥草之採集；推古帝在其後還有二次採集事蹟記載著。到了天智帝元年(西元六六一年)天皇率領著皇族，諸王，群臣到近江(今滋賀縣)之原野採藥，像這樣藥物之採集對當時之貴族來說或許是一種兼有實惠之郊遊，而此類郊遊當顯示出當時藥草對百姓之重要性及朝廷如何的對它重視也可知；直到文武大帝寶元年(西元七〇一年)才制定了法律，設置大學、國學、典藥寮，並在典藥寮中設有藥園師、藥園生之官職計六名，使其從事於學習藥物及藥草之採集、栽培等學問，然而當時究竟栽培了何種藥物現在不得而知；只有在其後的元明帝和銅六年(西元七一三年)詔示諸國之「風土記」中有所報告，所謂「風土記」乃相當於今日之地誌，其對諸國之產物、土產之良否、地名之起源，風俗信仰、古老之傳承等，有專門之記載，其中就有某些地方所產之藥草名稱，可能就是在某地所生產之藥草經採集以後，被集中於中央從事栽培的；其它還有被派遣至唐朝國土之大使帶回來如橘子等熱帶水果；或許當時連外國產之東西也一併被栽培。

到了唐代是和外國之國交日漸興盛，這時乃爲學術、經濟之繁盛時期，其在藥物方面，也將現在仍可看到之「神農本草經」改訂爲「新修本草」，而這本書很早就到了日本，就在桓武帝延曆六年(七八七年)，典藥寮中已從事於學習此書了。雖然由中國之國土很早就將藥物之知識傳入日本，然而在當時的日本也有「藥性大素」「大同類聚方」等藥物及處方之書出現，可惜的是這些真本已經流失，其內究竟如何，今已無法窺知；祇有其後醍醐帝時，大醫博士深根輔仁撰寫「本草和名」，在此書藥物之漢名以下有日本名之記載，幸而此書至今仍然存在，因此尚可從書中獲知當時究竟使用何種藥物；另外可知道當時日本產的漢藥究竟是指什麼東西；又在延長五年(西元九二七年)「延喜式」典藥寮之記載中出現了當時朝廷中所使用之藥物。在所謂諸國進年料雜藥中記載著每年從國內諸國進貢之藥物名稱，採集了白朮、地榆、牛膝、苦參、桔梗、菖蒲、香薷、龍膽、通草、黃連、厚朴、葛根、鼠尾草、桃仁、杏仁、赤小豆、知母、細辛、秦皮、射干、牡丹、蘇子、菟絲子、升麻等種類繁多之藥草，這其中也有和吾人今日所使用之生藥完全兩樣的東西，如人參係由攝津、伊勢、甲斐、陸奥、若狹、越前等諸國所進貢的，而高麗人參之傳到日本是在江戶時代之初期，因此當時所謂人參決非高麗人參；還有甘草也記載著乃採自出羽國，這也是